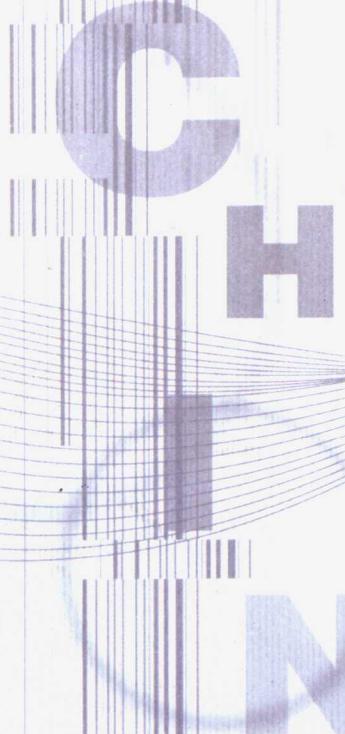


王东京 主编

2004 年卷 第 1 辑

中国观察 经济观察

CHINA ECONOMIC SURVEY



关注耕地问题

农村发展呼唤改革深化

论统筹城乡发展

地方政府债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忧

小的，真的美好吗

中国金融服务业：困难与前景

高额储蓄和资本项目顺差的利弊及对策

信用消费：条件、空间与通道

恩格尔系数应退出经济学舞台

编制发展规划切忌就事论事

国资管理面临八大紧迫问题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克服的两大障碍

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重新审视计划调节的作用

政府失灵：发生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年卷 第 1 辑

F12-53
W152
：2004.1

中国观察 经济观察

CHINA ECONOMIC SURVEY

王东京 主编



SBL57/0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5457

责任编辑 司 边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巧艳 王京京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观察. 2004 年卷第 1 辑/王东京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6
ISBN 7-5035-2968-7

I. 中… II. 王… III. 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3515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73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25.00 元

主编 寄语

清风袭面，翰墨飘香，《中国经济观察》终于付梓，仿佛一个新生命降临，我们欣喜于她的诞生，更憧憬和期待她扶风采露、与时俱进、生机勃发！

《中国经济观察》生逢新世纪之初，这就注定她要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从历史看，举凡一切大变革时代，总会催生影响至深的经济理论，总会伴随伟大的经济实践。翻开世界经济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斯密、马克思、凯恩斯、拉弗、弗里德曼、萨缪尔逊、罗斯福、撒切尔……理论家的真知灼见，政治家的果敢决断，彼此支撑，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着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进步。理论源自实践而指导实践，政治出于经济而高于经济。我们相信，中国学界与政界的交流沟通，则于改革发展，也必将相得益彰，善莫大焉。

《中国经济观察》植根于中央党校这块理论沃土，利用其特有的资源优势，力求在中央和地方、学界与政界之间，搭建三个全新的交流平台：一是学者与官员畅所欲言，相互借鉴，各取所长，相互启发的平台；二是聚焦经济现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学术平台；三是理论工作者为现实问题求解，政策执行者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升华的平台。“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

来。”但愿《中国经济观察》能不负众望，旗开得胜；希望她能真正成为中国当今思想界的一口泉眼，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民族的伟大复兴，涌流更多的源头活水！

古人说，观大体为知，察根本为识。《中国经济观察》的主旨，就是提倡“观察中国经济”，不仅要观大体，而且要察根本。立足中国国情，“谨思之，慎言之，笃行之”；直面改革中的矛盾，既条分缕析，回答“是什么”，又对症下药，提出“怎么做”。一句话：我们要着眼于解决问题，而不赞成关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因此，《中国经济观察》所载文章，不求繁琐乏味的引经据典，摒弃无病呻吟的鸿篇巨制，谢绝大话连篇的官样文章。所有来稿，必须紧扣改革实际，抓住热点难点，直抒胸臆、言简意赅。不故弄玄虚，不装腔作势，既讲学术规范，又重实际效果，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

无疑，《中国经济观察》作为一朵新葩，需要学界同仁与广大读者的热情扶持。我们愿通过这个平台，与学术上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建立起联系，与坚守改革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建立起联系。我们热诚欢迎大家赐稿，也渴求得到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肯定，只要有编者、作者、读者的共同参与，一起培土浇水，锄草施肥，《中国经济观察》这株幼苗，一定会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主编 王东京

目 录
Contents

第1辑

聚焦“三农”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关注耕地问题

王东京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Cultivated Land

By Wang Dongjing

11 农村发展呼唤改革深化

党国英

Deepening Reform urged for Rural Development

By Dang Guoying

27 论统筹城乡发展

施 虹

Analysis on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Shi Hong

财经观察

Finance Observation

39 地方政府债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忧

梁 朋

Local Government Debts: A Worry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By Liang Peng

52 小的，真的美好吗

万安培

——兼论中国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走向

Is Small One Really Beautiful? Discussing the Trend
of Small-and-medium Share-holding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By Wan Anpei

62 中国金融服务业：困难与前景

何德旭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s

By He Dexu

73 高额储蓄和资本项目顺差的利弊及对策

王 健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 Savings and Surpluses of Capital Account

By Wang Jian

88 信用消费：条件、空间与通道

曹 新

Condition, Space and Passages of Credit Consumption

By Cao Xin

探索与争鸣

Probe and Contention

99 恩格尔系数应退出经济学舞台

胡培兆

Making Engle Coefficient Exit From the Field of
Economics

By Hu Peizhao

108 编制发展规划切忌就事论事

顾海兵

Judging the Case as It Stands Must Be Strictly Forbidden

in Drawing up Development Plan

By Gu Haibing

119 国资管理面临八大紧迫问题

宁向东

Eight Pressing Problems Faced by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By Ning Xiangdong

134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克服的两大障碍

杨天宇

Two Major Obstacles Needing to be overcame in Private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Yang Tianyu

官员论坛

Forum of Officials

147 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舒晓琴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the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 is

imperative

By Shu Xiaoqin

160 重新审视计划调节的作用

张尧学

Examining the Function of Plan Adjustment over again

By Zhang Yaoxue

166 政府失灵：发生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张国华

Government Failures: Occurring Mechanisms and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By Zhang Guohua

稿约

中国经济观察

2004 年卷第 1 辑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关注耕地问题

王东京

也许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出现过粮食过剩，今天人们对耕地的重视程度，似乎已大不如前了。耕地抛荒，随处可见；乱占或毁坏耕地的事，也时有发生。而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这种局面，尚未得到遏制，致使中国近来的粮食形势，正在发生逆转，粮食供应，再度出现缺口。此现象无疑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必须对耕地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

去冬今春，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再三强调：要保护耕地。所以如此，其用意很明显：一是维护粮食安全；二是不让农民失业。因为耕地问题，不仅牵涉到城里人吃饭，而且关系到农民的饭碗。民以食为天，像这等关乎民生的大事，哪国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过，这是一句古话。现代社会，物质涌流，市场繁荣。要是光种粮食，没有工业，充其量只能脱贫，却不能致富，300 年前，威廉·配第说得明白：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既然从事农业的收益，要低于工业与商业，那么种地的农民，岂不是要吃大亏？一个农户如此，一个国家亦然。在国际分工中，以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业为主的国家，收益肯定比不过工业国家，历史上像英国、法国那些老牌发达国家，其经济起飞无不与工业革命有关。美国建国之初，围绕着以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也有过一场争论，结果工商立国论者胜出，美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如今，美国民富国强，通吃天下，当初的决断，可谓功莫大焉。可见，不发达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于是，问题就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是空中建塔，不仅需要资金投入，而且须占用大片耕地。可耕地是个定数，工业或城市用地多了，农业用地就得减少，两者此消彼长，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要害在于，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耕地不断减少，粮食供应就会减少。即便增加投入，提高单产，但从长期看，粮食增产也无大的空间。因为经济学已经证明，一种要素不变，增加其他要素投入，边际产量是下降的。如若耕地持续减少，粮食总量必有下降的一天。倘真如此，中国 12 亿多人口，一旦缺了粮食，就难免被人捏住痛处，卡了脖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粮食是战略物资，事关国家安全。

是的，粮食是一定要种的，无农不稳；但工业化也不能落后，因为无工不富。如此一来，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就集中反映在土地上。换句话说，用多少土地种粮食，用多少土地搞工业，需要我们在稳与富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土地作何种使用，经济学的原则，就是看哪种使用收益更高。比如同样一块土地，用于工业收益 1 万，用于农业收益 1000，两相比较，经济学会选择前者而非后者。要是从成本的方面看，答案更是不言自明。经济学讲成本，指的是机会成本，即做出某种选择而放弃其他选择的最高代价。在我们的例子中，选择农业的收益只有 1000，但成本（放弃工业的代价）却是 1 万，显然，把土地用于农业是得不偿失，是赔本的买卖。

令人棘手的是，选择工业固然成本低，收益高，可政府不能只算经济账。前面说过，粮食是战略物资，关系国家安危。对政府来说，稳定是第一位的，稳定压倒一切，故对粮食生产，政府绝不能掉以轻

心。尽管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最可靠的供应，是让人赚钱的供应。意思是说，只要工业发达了，就可以花高价去买全世界的粮食。话虽如此，但这个观点要能成立，须得有两个前提。一是世界市场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二是国际上不会出现粮食封锁与禁运。关于第一个前提，只要按常识推理，就能发现纰漏。既然工业比农业赚钱，那么大家都去发展工业，不保护耕地，别人哪会有余粮卖给你？除非别人都是傻瓜，没有你聪明，不懂得发展工业；关于第二个前提，我看是要撞大运。因为谁也不能打保票，一旦我们粮食严重短缺，别人不会往咱伤口上撒盐，落井下石。

年纪稍长的人，对上世纪 60 年代初闹饥荒的情形，一定还记忆犹新。大凡挨过饿的人断不会同意，把自己吃饭的赌注，押在别人米缸里。有经济学家说，粮食生产周期很短，若是遇到大的自然灾害，粮食紧缺，还可以退工还农，三个月，就能把粮食生产出来。说这种话的人，想必是没饿过肚子，站着说话不腰疼。要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何况，退工还农不是搭积木，玩游戏，它是需要成本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已经建起来的工厂，要让其退工还农，那么工厂主的损失谁来补偿？是让政府兜底吗？若是如此，政府的代价就太高了，而且工业化的成果，还要前功尽弃。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稳扎稳打，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工业化。

其实，保护耕地以确保粮食安全，是所有大国经济的底线。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保护耕地，意义更是非同小可。今年早些时候，温家宝总理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不能让农民失业”。是的，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没了土地，就没了保障，没了收入，要是让大量农民成为“三无”人口，社会稳定就会令人堪忧。也许有人会建议让农民移居城市，或者进城务工。但要指出的是，城市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而现有工业，也吸纳不了太多的农村劳动力。所以，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可以拍脑袋，想当然。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不过是纸上谈兵，于国于民，有害无益。远有 1958 年大炼钢铁的失误，近有遍地开花建小城镇的教训。前面是车，后面是辙，这些

失误与教训，我们应当好好记取！

耕地产权与保护农民

最近几年，我时常听说有农民因耕地被占而群体上访。几个月前，我到南方某地讲学，中场休息时，几十个农民围住我，希望我能仗义执言，代其状告当地政府强征耕地、且补偿不足的行为。此类事件，我想并非个案，一定带有普遍性。不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是不会把征地“要给农民合理补偿”写进中央决定的。

农民的耕地被征用，为何得不到合理补偿？有人解释说，是政府强势，农民弱势，农民与政府的地位不平等；也有人说，由于中国没有土地市场，土地转让没有市价做尺度，怎样补偿农民算合理，谁也说不清。还有人说，政府为公，农民为私，土地原本公有，政府要征用，给多少补偿，当然是政府说了算。以上种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仔细想来，却经不住推敲。我的看法是：耕地被征用而得不到合理补偿，惟一的原因，就是农民的耕地产权没有明确界定，因而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政府与农民，究竟谁是强势？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若是人治社会，当然是皇权至上，政府处于绝对的强势。可法治社会，讲究的是平等。无论达官显要，还是布衣百姓，在法律面前，谁都不能有特权。哪怕你是总统，违法也一定要受到追究。我手头有一份材料，说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与一个普通磨坊主的故事。威廉一世做皇帝后，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建了一座行宫，待行宫建成后，他发现离行宫不远处有一磨坊，影响了周围的景观。于是他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买下这座磨坊，哪知磨坊的主人死活不卖，结果惹得皇帝龙颜大怒，硬是派卫兵把磨坊拆掉了。第二天，磨坊主一纸诉状，把威廉一世告上法庭，法院不仅受理了此案，而且还判了皇帝败诉。后来，皇帝只好将磨坊恢复原貌，并给磨坊主一定赔偿才算了结。如今的中国，也在建设法治国家，公民财产，也受法律保护，可让人不解的是，当耕地被不公平征用时，为何农民不像那位德国磨坊主那

样，也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呢？

表面上看，好像是农民不懂法，或者是法治观念淡薄。但想深一层，其中的缘由并非如此简单。这里的关键，是农民本来就不具有耕地的产权。既然耕地产权不是你的，政府拿走了，别说给了你补偿，就是分文不予，你又当如何呢？哪怕你告到最高法院，法院恐怕也爱莫能助。至于说中国没有土地市场，耕地没有市价，政府对农民补偿多少，标准拿不准。作这种解释，不过是政府开脱的说辞。既然没有市价作参照，那为啥不给农民多补而要少补呢？说到底，症结还在产权。假如农民拥有耕地的产权，政府出价低了，农民不卖，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强买，交易不就公平了吗？其实，懂得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交易的前提有两个：一是社会分工；二是明确的产权。说交易不公是因为没有市价，那是避实就虚，掩人耳目。比如有人一拳打落你的牙齿，却不予赔偿，理由是牙齿没有市价，你会善罢甘休吗？

是的，明晰农民对耕地的产权，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但这绝不等于说，土地就一定要私有化。在现代经济学里，所有权与产权，原本就是两回事。一项物产，所有权可以属张三，产权却可以归李四，两者不仅能分离，而且还并行不悖。举个例子，银行的信贷资金，通常来自储户存款，这些资金的所有权，无疑是储户的。可为何银行发放贷款时，却不征得储户同意，而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呢？原因是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里购得了资金的产权。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产权的确不同于所有权，可以各有所属。由此推理，一项物产所有权公有，也不会排斥它的产权私有。所以，明确农民对耕地的私有产权，是无需改变现行国家或集体对耕地的所有权的。

产权有别于所有权，主要在于所有权强调的只是归属，是法权；而产权则是指除了归属权之外的其他三项权利：即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说农民对耕地的产权不清，指的是农民是否拥有耕地的使用、收益、转让权，没有明确的界定。比如我们总在讲，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30 年不变，那么这 30 年不变的经营权，到底包含哪些权能，是单指使用权，还是也包含收益权与转让权？对此，政府态



度并不明朗。而按经济学的产权定义，是应该三管齐下，统统交给农民的。农民没有土地使用权，便无权取得土地的收益；没有收益权，使用权就会一文不名。因为没有人会在收益不归自己时，而徒劳地去耕种土地。有了使用权与收益权，但若无转让权，收益权则会受到压制。比如一块土地，自己耕种年收 500，而转租他人可收 600，政府征用只付 400，倘若你没有转让权，耕地转给谁，不由你做主，而是政府说了算。那么你的收益权，就要大打折扣。

从我国的现实看，农民的耕地产权，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目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经营权，充其量只含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转让权仍还在政府手里。假如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面对政府征地为何不给农民足额补偿的事，也就见怪不怪了。所以，要真正保护农民的权益，眼前最要紧的，就是赋予农民土地的转让权，并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不然的话，由着政府的性子建开发区，盖楼堂馆所，耕地就会像唐僧肉，政府想征就征，想占就占；对农民的补偿，也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如此，不仅耕地要大量流失，而且农民永远是吃亏受损的那一方。

规模经营与耕地流转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匮乏，这是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问题是面临着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明智的选择，恐怕只能在保护耕地的同时，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资源越稀缺，就越要研究它的配置方式，提高它的配置效率。相反，一种资源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如阳光，倒是没有必要去研究它的配置的。这就是“经济”为何始终是和“稀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从联产承包开始，我们的农业基本上是分散经营。相对于早年大一统模式，分散经营有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治闲治懒。农民掌握了土地经营权，缴足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因而能调动生产积极性。可分散经营也有它与生俱来的缺陷，就是等农民的生产热情释放殆尽后，再想提高劳动生产率，那就难了。道理很简单，鱼缸

里养不出大鱼。一家一户种着一亩三分地，无法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俗话说：“养羊不成群，还得占个人。”占人是一方面，还得占用其他经济资源。地种得不多，可干活用的家什，每家都得买，这就是资源浪费。你想借着使，可农时不等人，要抢收都抢收，要抢种都抢种，等你把人家的农具借来，黄花菜都凉了，种啥都晚了，不重复购置能行吗？

这些年，国家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有些基层的同志抱怨，说农民缺乏市场观念。实际上，这也不能全赖农民。生产规模太小，归里包堆也就打 1000 斤粮食，一家三口人，还得留下 900 斤的口粮，就是把剩下的 100 斤全卖了，商品化比率也只有 10%，他能有多大的动力去关心市场。所以，分散经营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养牛耕田，喂猪过年，小农户、大市场，很难对接起来。再就是科学种田，早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家家点火，户户冒烟，你说能“科学”到哪里去。种田也是这个道理。

新世纪之初，政府就提出要在稳定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推动土地流转，无疑这是件好事。有人测算过，按照我们目前的条件，种植经济作物，耕作规模不能低于 170 亩，粮食作物不能低于 300 亩，低于这个规模，种地的收入就上不去。所以说，搞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至于怎么搞法，可以再探讨，但前提是土地必须流转起来。何况在很多地方，农民确实有这方面的要求。人家在城里有工作，或者在外面有买卖，不愿在家种田，你非按着牛头强喝水，那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弃耕。这种现象，在全国已有不少。我们本来就土地匮乏，却还有良田撂荒，岂不可惜？而反观那些土地流转比较成功的地方，劳动生产率、每亩产出率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比率都有很大的提高。我们有什么理由“趋害避利”呢？

推动土地流转，政府要有所作为。当前土地流转的困难是，由于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偏低，大家都几乎没有积蓄，有些农户想搞规模化经营，可手头缺钱，买不起别人的地；即便有人买得起，农民也未必敢卖断。中国的农民土地观念很重，视土地为命根。有些农民，已外出务工多年，可耕地还是要攥在自己手里，“宁可抛荒、不可失土”。